

人类的故事

(美) 房龙 著

周 炎 译

中国档案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增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的故事/ (美) 房龙著; 周炎译. -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1. 5

(脐带文丛)

ISBN 7-80166-040-4

. 人... . 房... 周... . 世界史 - 普及读物
. 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4672 号

出版/ 中国档案出版社 (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 21 号)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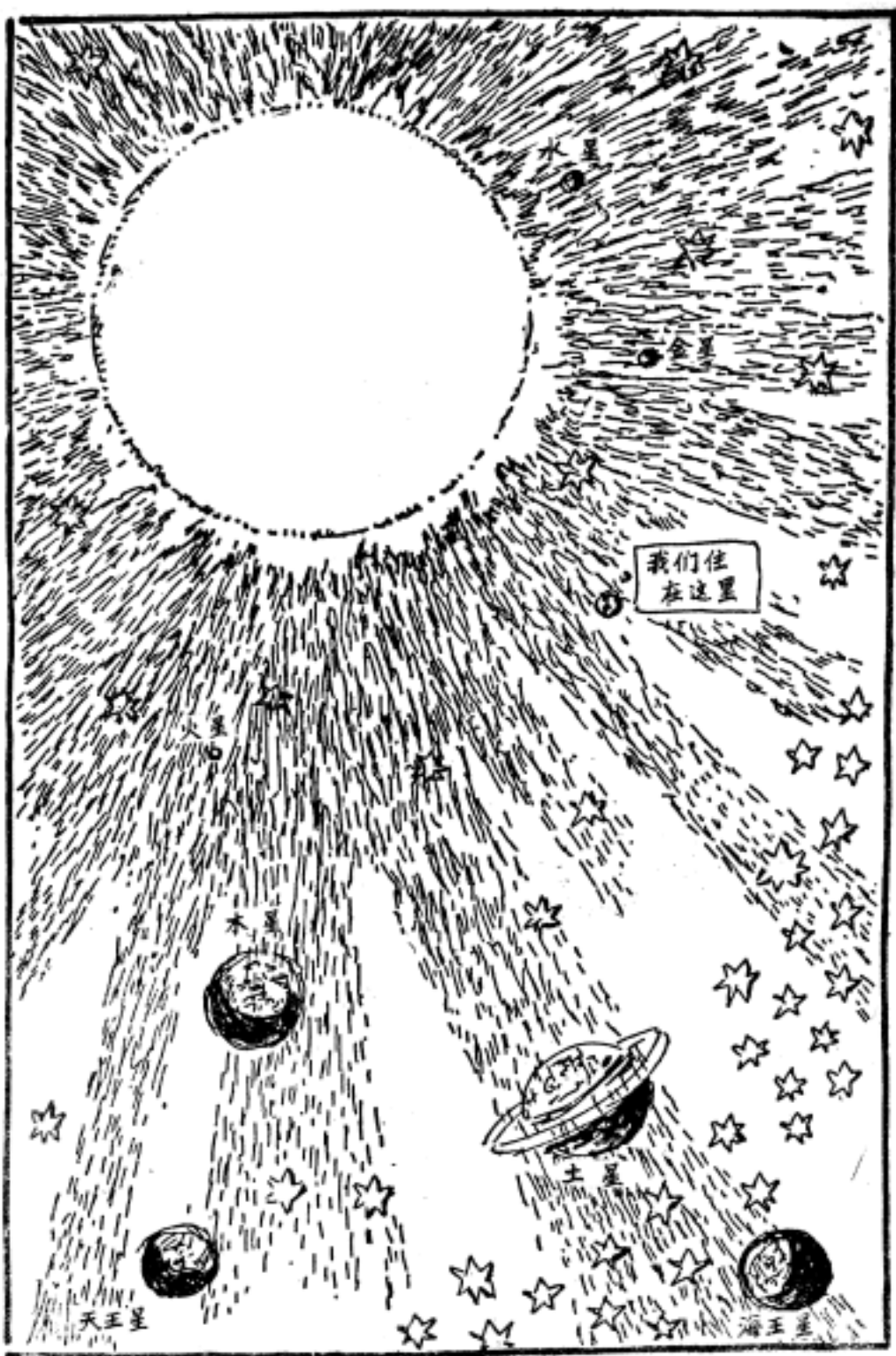
印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规格/ 850 × 1168 1/ 32 印张/ 14. 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0 册

定价/ 26. 00 元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一颗小小的行星上，它只不过是浩瀚宇宙中的一颗尘埃。

济带文丛

出版说明

人类的知识犹如一条河，自文明肇始以来，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流过了漫漫的历史时空，流到现代并奔向未来。在奔流的过程中，随着“支流”的不断汇入，人类的知识“流域”变得如此广阔，在每一门科学的基础上都诞生了十数个学科，而且每个学科都变得越来越精微和深奥。在弗兰西斯·培根发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断言后的二到三百年间，却因知识的爆炸式增长，使人类知识的负担几乎超出了人类的承受能力。正如威尔·杜兰特所说：人类知识的重负太大了，已经不能为人类的心灵所承受了。剩下的便只是对越来越少的问题知道得越来越多的科学专门家和对越来越多问题知道得越来越少的哲学思辨家了。当专门家们蒙上自己的双眼，以便对整个世界不闻不问，而把眼光仅仅盯在鼻子底下的那一小块地方时——整体消失了，“事实”取待了理解，而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互不关联的知识已不再产生智慧和力量了。正是这种知识的“非人化”，使一般大众为逃避“非人的折磨”而对知识心生畏惧，敬而远之，使大量的人类知识陷入僵死状态。

面对这种状况，正是对“非人”知识的逆反，近百年来，在欧美掀起了一场知识人性化的运动：美国历史学家J·H·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起来宣扬一种强调人类社会、科学和思想进步而不仅仅只是政治事件的“新历史”，从而吹响了现代知识人性化的号角。于是，各门学科的“概况”书应运而生，这些书摆服了古板的江湖暗语似的术语，用所有人易于理解

的日常词语来讲述那些一度几乎被扼杀在少数专门家那里的知识，使这些知识获得了人性化的光辉。

我们选编这套书的目的也正是如此。因此，这套书的入选标准有两个：一是具有全局观的高度“概括”；二是采用人性化的写作方式（即讲“故事”的方式）。

《汉字的故事》，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汉字的基本知识，从来没有一部汉字研究专著将文字学这公认的最晦涩难懂的学问们古板的训诂知识讲得如此明了透彻、通俗易懂、妙趣横生，也从没有一部汉字专著被赋予如此的激情，汉字在这里焕发出夺目光辉，如同抒情诗一样打动人的心灵。

《哲学的故事》，曾使一位大学哲学教授在教了十五年康德哲学后，通过此书弄清了康德的意思。这本书的出现在美国掀起的哲学热，使哲学经典的销量增加了二倍。

《人类的故事》中，房龙谈笑风生，一路走过多少个世纪，时不时地用绘画和微笑向人们点明故事的含意。读了这本书后，世人一下子都令人讨厌地变成历史通了。

《文学的故事》出版的时候，成千上万的读者都为这一迷人的领域所做的平易近人和富有启发性的概括表示欢迎，一时“洛阳纸贵”。

.....

在选编这套书的时候，我突然获得了一个极富人性色彩的意象——母体中的胎儿。人类社会之于人类个体，正如母体之于胎儿。而人类个体需要母亲知识的滋养才能茁壮成长。姑且将这套书定名为“脐带文丛”，以强调人类个体与母体的联系。

铁 农

2001 . 3 于片石书坊

序 言

汉斯和威廉：

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那位使我喜爱上书画的伯父，答应带我进行一次令人难忘的探险。我跟着他一起爬上鹿特丹古圣劳伦斯塔楼的顶端。

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一位教堂司事拿着一把与圣彼得之钥 那么大的钥匙，打开了一扇神秘之门。“过一会儿你们若想出来，”他说，“拉一下铃就可以了。”随着一阵锈迹斑斑的旧铰链的吱呀声，他将我们同繁华街道上的喧嚣隔绝开来，把我们锁进了一个充满新鲜和奇妙的世界里。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能听得见的寂静。我们爬上了第一层楼梯后，我对自然现象的那些有限的知识里又增加了一个新发现——可触摸得到的黑暗。一枚火柴的光亮指示我们向上去的楼梯是如何延伸的。我们爬上第二层楼，接着又是一层，就这样一层又一层地攀爬，直到我数也数不清了，然后还有一层。突然，我们眼前一片眩目的光明。这一层与教堂的屋顶处于同一高度，被当成贮藏室。堆放着被遗弃数年的神圣信仰的象征物，覆盖着圣像的尘土足有数英寸，这就是曾被人们视为顶礼膜拜的圣物。这

《圣经·马太福音》第16章，耶稣将钥匙交给了十二门徒之首彼得，并对他说：“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后人将彼得看成钥匙的象征。——译注

些圣像在我们的祖先那里被视为生死攸关的东西，在这里却沦落为废物与垃圾。忙碌的老鼠在雕像间筑起安乐窝，素来警觉的蜘蛛也在一位圣者雕像伸展开的两臂间织起了捕食的家什。

我们爬上最后一层楼梯后，展现在眼前的是那眩目光明的来源之处——安着粗重铁条的巨大窗户是敞开的，使这位于高处的空房子恰巧可作为数百只鸽子的栖息之所。清风徐来，飘进铁窗，空气中充满一种不可思议的令人愉快的音乐。我们下方的城市喧嚣经过一定距离的提纯净化，原来嘈杂的市井喧嚣之声变成一种无可名状的神秘宜人的音乐。载重马车的隆隆声，马蹄的嗒嗒声，起重机滑轮的辘辘声，以各种各样方式替代人类工作的不知疲倦的蒸汽机发出的嘶嘶声——所有这些杂声混合成一种柔和的喃喃低语，为鸽子颤动的咕咕叫声提供了美妙的背景音乐。

楼梯到这里终止，再上去便是一部又一部梯子了。在上完第一层梯子（这老古董太光滑，我们不得不谨慎地一步一步地用脚摸索攀登）之后，展现眼前的是新的、更伟大的奇景，那就是城市大钟。我似乎看见了时间的核心。我能听见飞逝的每一秒钟沉重的搏动——一秒——两秒——三秒——直至六十秒。然后突然一阵震颤声，所有的齿轮似乎都停止了转动，从永恒的时间长河中又斩去了一分钟。其实时钟并未作停留，它在重新开始——一秒——两秒——三秒——直到最终发出一阵预警的隆隆声，许多齿轮的摩擦声过后，在我们上方的高处，一个雷鸣般的巨响向世界宣告，现在是正午时分。

再往上一层的楼上是各种铜钟，有那些小巧玲珑的小闹钟和它们令人敬畏的姐妹们。正中间是那口大钟。每当我在夜晚听到它通报火灾或水灾的消息时，总是被吓得手足无措。这口宏伟的大钟于孤独的壮丽中，回忆着那六百年的沧桑岁月，分享着鹿特

丹善良的居民们的快乐与悲伤。在它的周围挂着的那些小家伙就像老式药房里排放整齐的蓝色广口瓶一般。它们会每周两次为前来市场进行卖卖交易并打听这大千世界奇闻轶事的乡民们演奏些欢快的调子。但在一个角落里——别的钟都对它敬而远之——有一口大黑钟，沉默而肃穆，那是报告死亡的丧钟。

然后我们又到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所在，爬了几层梯子，比我们先前爬过的更陡峭，更危险。突然间，我们呼吸到了广阔天宇中的新鲜空气——我们到达了塔楼的顶端。上方是苍穹，下方是城市——一座小玩具似的城市，忙碌的“蚂蚁们”在匆忙地来来去去，各自为生计奔忙，而那一堆堆乱石丛旁边，便是一片葱绿的辽阔乡野。

这是我对这大千世界的第一次鸟瞰。

自那以后，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去塔顶独享快乐。攀爬塔楼确实是件辛苦的事，但爬几级楼梯所消耗的体力得到了充分的精神回报。

而且，我知道我将得到什么样的酬报。我可以看到大地和苍天，我将倾听我善良的朋友——那位慈祥的教堂守塔人讲的故事。他住在一间建在顶楼隐蔽角落里的陋室中。他看护着时钟，对那些吊钟来说，他就像是一位慈父。他还要敲钟防灾预警。但他享有许多的闲暇时光。在这种时候他就叼着烟斗，沉浸在宁静的思绪中。半个世纪前他曾上过学，但平时从不碰书，他在这塔顶上住了那么多年，汲取了从四面八方围绕着他的广阔世界的智慧。

他对历史事件烂熟于心，对他来说那都是活生生的事实。他会指着河流的一处弯道说，“那儿，我的孩子，你看见那些树了

吗？那就是奥兰治亲王 掘开堤坝，淹没土地，从而拯救了莱顿城的地方。” 要么他会给我讲古老的默兹河的故事，讲那宽阔的河流怎样从一处便利的港口变成一条巧妙的捷径，将勒伊特和特龙普 的船送上那著名的最后航程，他们俩为了让海洋变成所有人可以自由航行的公海而献出了生命。

接下来他指着群集在那些所谓守护教堂周围的小村庄，而许多年前那些教堂曾是它们的守护神的家。再往远处，我们能眺望到代尔夫特的斜塔。在可以看得到高耸的拱形塔顶的高大拱门的地方，沉默者威廉被暗杀了，而格劳修斯 在那里学会了按语法组合出他的第一个拉丁语句。更远处是低矮的豪达大教堂，那儿曾是某个孤儿早年的家，这个人的智慧被证明比许多帝王的千军万马还要强大，他就是声名远扬的伊拉斯谟。

最后是那浩瀚无垠的海洋的银色轮廓，以及作为对比，在我们下方连缀成一片的由屋顶、烟囱、房屋、花园、医院、学校和铁路拼凑成的图案，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但这座塔楼是以全新的角度在向我们展示着旧家园。在这里街道和市场，工厂和车间，这些地方杂乱无章的一切变成了人类精力与目的井然有序的表现。而最值得庆幸的是，光荣与辉煌的历史就环绕在我们

即下面所说的“沉默者威廉一世”，曾领导16世纪末的尼德兰反西班牙起义。“奥兰治亲王”来自中世纪的奥兰治公国，决堤一事详见本书《宗教革命》一章。——译注

均为17世纪荷兰的海军将领，在为谋取荷兰的海上霸主地位的战争中发挥过关键作用。——译注

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著名政治家、神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8岁便写拉丁文挽歌。——译注

荷兰哲学家、人文主义学者（约1466—1536年），《新约全书》希腊文编订者，16世纪初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译注

的周围，给了我们新的勇气，去面对将来我们回到日常事务中时遇到的问题。

历史是非凡的经验之塔，是时间在流逝岁月的无数领域中建造起来的。要登上这古老建筑的顶端并从一览无余中获益并非易事。那儿没有电梯，但年轻人脚强足健，能够做到。

现在，我把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交给你们。

你们回来时，也就会理解我为何如此热忱了。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第一章 鸿蒙初辟

我们生活在一只巨大问号的阴影底下。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儿来？

我们将去往何方？

虽然进展缓慢，然而由于百折不挠的勇气，我们一直在推着这个问号一点一点地接近那曾是遥不可及的地平线，我们期待越过这条界线，希望能在那儿找到我们问题的答案。

然而，我们刚离开出发点，还没有走出多远。

我们所懂得的事情依然很少，但是我们已经到达了能够（较为准确地）对许多事情进行揣测的地点。

在这一章里，我们（根据就我所知最合理的观点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告诉你人类最初的舞台是怎样形成的。

如果以一段长长的直线代表动物生命可能存在于我们的这颗行星上的时间，那么，它末段的那一段极短的线段就代表了人类（或者多少与人类相似的生物）生活在这星球上的时间。

人类是最晚出现在地球上的，却是第一个可以运用自己的大脑来征服自然的动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优先研究人类，而不是研究猫狗、马或任何其他动物的原因，尽管这些动物也都以自己的方式经历了一段很有趣的历史发展进程。

最初，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行星（据我们目前所知）是一个

由灼热物质组成的巨大球体，是无边无际的空间海洋中的一小朵烟云。渐渐地，在漫长的数百万年中，它的表面燃尽了，最终被一层薄薄的岩石所覆盖。常年持续不断的雨水倾注在这些无生命的石块之上，磨损了坚硬的花岗岩，将岩尘冲刷进隐藏在悬崖间的峡谷中，而这些悬崖则高高耸立在云烟氤氲的地球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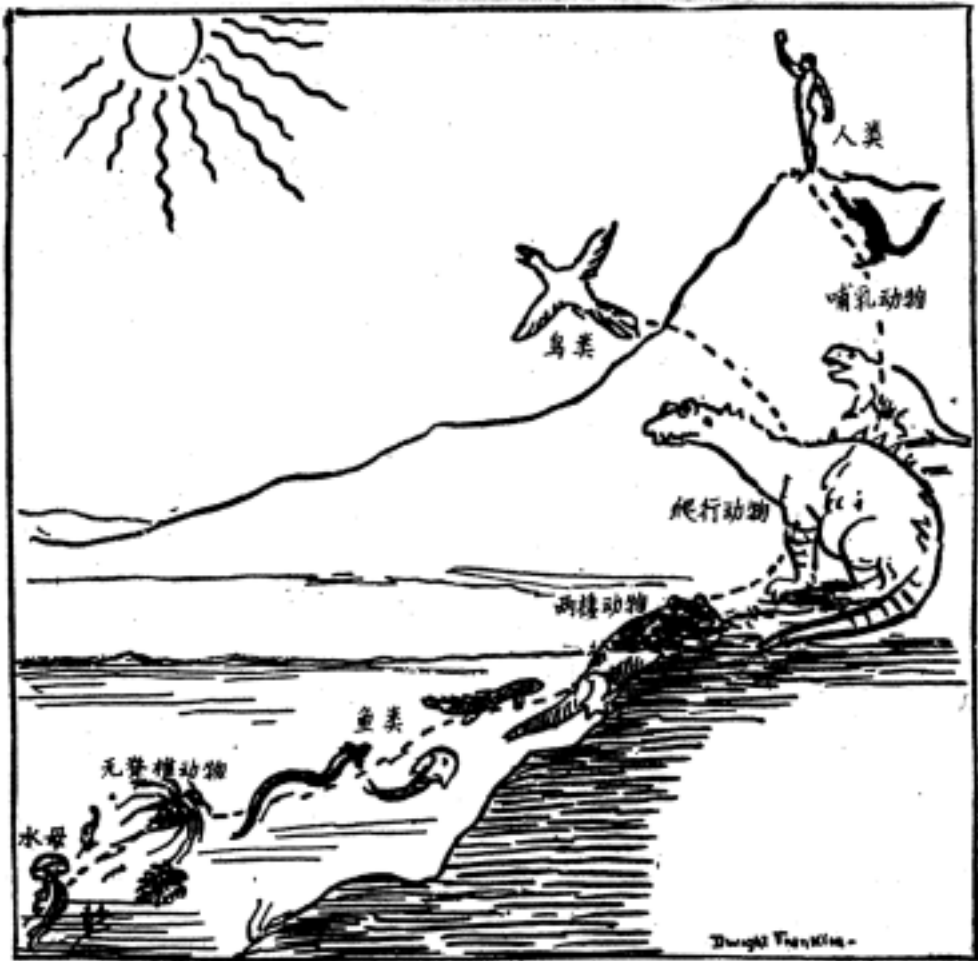
终于，这样的时刻来到了，阳光突破云层照耀大地。这颗小小的行星被将要发展成东西两半球上辽阔海洋的一些小水坑所覆盖。

于是在有一天，伟大的奇迹发生了——在一片死气沉沉的世界中生命萌发了。

第一枚活细胞——第一粒生命的种子漂浮在海水中。

在数百万年间，它漫无目的地东游西荡随波逐流。但在这期间，它为了更适应于在这个环境恶劣的地球上生存下去，形成了某些习性。这些细胞中的一部分，最乐于待在池塘湖泊的黑暗深处，于是它们在从山顶上冲刷下来的淤泥中扎下了根，它们成了植物的始祖。其他的细胞更爱四处游荡，它们长出了像蝎子一样奇特的有节的腿，开始在遍布植物和形似水母的浅绿色东西的海底爬行。还有些其他的细胞（覆盖着鳞片）靠着一种游泳的动作从一个地方游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食物，渐渐地，它们成为生活在海洋中的鱼类。

这时，植物的数量也增加了，海底已没有更多的空间供它们生活了，它们必须寻找新的居住地。它们无奈地离开了海洋，在沼泽和山峦脚下的泥滩上开辟了新的家园，一日两次的潮汐用海水浸润它们。而其他时间，它们充分利用起它们的这个不舒适的环境，并努力在包裹着这颗行星的稀薄空气中生存下来。经过漫长岁月的锻炼，它们学会了怎样像它们在水中生活时一样，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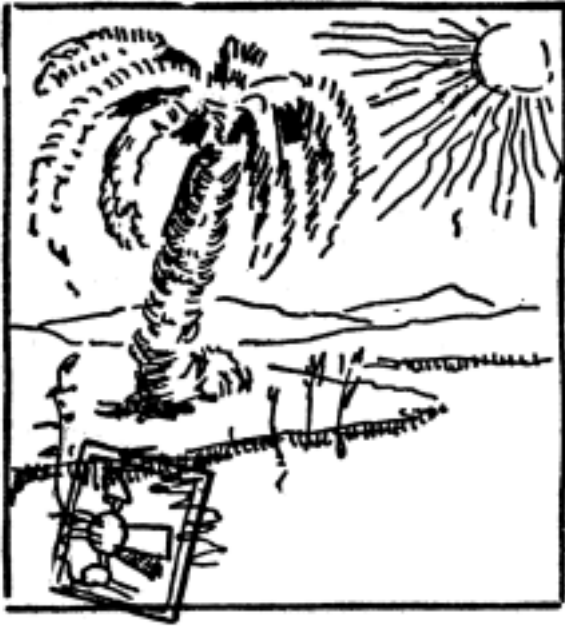


人的出现

自在地生活在空气中。它们的外形逐渐变大，长成了灌木和乔木，并且最终学会了如何长出芬芳的花朵，用来招徕忙碌的蜜蜂和鸟类，将它们的种子带到辽远的各个角落，直到整个地球都绿草茵茵，树木葱茏。

此时有些鱼类也开始离开海洋，学会如何同时用肺和鳃呼吸。我们称这种生物为水陆两栖生物，这就是说，它们能在陆地上和水中同样自由地生活。跳过你的脚下小径的第一只青蛙就能告诉你两栖动物左右逢源的生活是多么奇妙。

一旦离开了水，这些动物就逐渐地调整自己，越来越适应陆



植物离开了海面

地生活。其中有些成为了爬行动物（像蜥蜴那样爬行的生物），并且与昆虫分享森林的寂静。为了能更快地穿行柔软的泥土地表，它们的四肢发达起来，身形也越来越庞大，以致于世界上住满了这些庞大的生物（不少生物学手册把这种动物列在鱼龙、斑龙和雷龙的名下），它们体长三十至四十英尺，假如与大象在一起玩耍，能像一只成年的猫逗弄它的

猫崽一样逗弄大象。

这个爬行动物家族中的一些成员开始在树顶上生活。当时的树通常有一百英尺高。它们的四肢不再以行走为目的，但对它们来说飞快地在树梢间穿梭，这些器官还是有必要的。于是它们将自己皮肤的一部分变成了像降落伞一样的东西，伸展在它们的身体两侧和前脚小脚趾间。渐渐地，它们以羽毛覆盖住这顶皮降落伞表面，并将尾巴变成了一种转向装置，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进化成了真正的鸟类。

随后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所有庞大的爬行动物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灭绝了。我们不知其个中原因。也许是因为气候的骤然变化。也许由于它们的身躯过于庞大，以致无法游泳、行走和爬行，它们眼睁睁看着，却无法攫取到那些巨大的蕨类植物和树木，最后活活饿死了。不论是什么原因，有着数百万年历史的巨大爬行动物帝国结束了。

此后的世界成了迥然不同的另一类生物的天下了。它们都是爬行动物的后裔，但它们并不太像他们的爬行动物祖先，因为它们用母亲的乳房喂养它们的下一代。因此，现代科学称这些动物为“哺乳动物”。它们蜕掉了身上的鳞片，褪掉了鸟类的羽毛，改用毛发覆盖它们的身体。哺乳动物形成了另一些习性，使它们的种族相对于其他动物有着极大的优势。这一物种的雌性将其幼体的卵留在自己的体内直至孵化出来。而其他的生物，直到那时仍将它们的孩子暴露于严寒酷暑和野兽袭击的危险之中。哺乳动物长时期地把它们的幼儿留在身边庇护起来，因为它们还很脆弱、无法与敌人战斗。通过这种方式，幼小的哺乳动物便更容易存活下来，因为它们从母亲那儿学到很多本领。如果你们观察过一只猫教它的猫崽如何照顾自己，如何给自己洗脸、捉老鼠，你们就会明白这一点了。

然而关于这些哺乳动物，我无须作过多介绍，因为你们已很了解它们了。它们随处可见，它们是你们在街上、家里的日常同伴，你们还能在动物园的栅栏后看到你们不那么熟悉的表亲。

现在，他们来到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人类在这里突然开始从生到死都懵懂无知的生物所组成的生物进程中脱离出来，开始利用理性去把握自己种族的命运。

这一种特别的哺乳动物似乎在寻找食物和藏身之处的能力上优于其他所有的哺乳动物。它学会了使用前肢去捕捉猎物，并且通过实践进化形成了与手相似的爪子。经过无数的尝试，它学会了如何以后肢维持整个身体的平衡。（这是一个艰难的动作，尽管人类已照做了一百多万年，每个孩子却还必须从头学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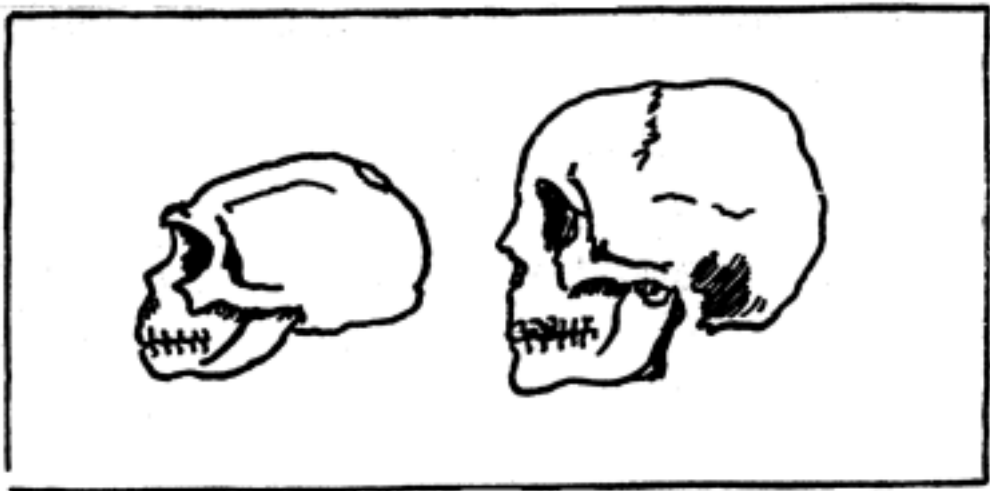
这种生物半猿半猴，但又比两者都高级，成了最出色的猎手，并能在各种气候区里生活。它通常成群活动以确保安全，学

会了如何发出古怪的咕噜声警告它的幼子有危险逼近，并在亿万年之后，开始用这些喉音说话了。

这种生物，虽然你可能很难相信，正是我们最早的类人祖先。

第二章 人类初祖

对于最初的“真正的”人，我们知之甚少。我们谁也没见过他们的照片。在一种古老土壤最深处的黏土层中，我们有时会发现他们骨头的一些碎片，这些碎片都被埋藏在很早以前就从地球表面消失了的其它动物骨骼残骸中间。人类学家（将生命奉献给将人看做动物王国成员的研究的博学科学家）曾得到了这些骨头，并能够相当精确地重组我们最早的祖先原貌。



人类头盖骨的成长

人类的初祖是一个相貌丑陋、毫无吸引力的哺乳动物。他身材矮小，比现在的人类要矮小很多。太阳的曝晒和严冬刺骨的寒风使他的皮肤呈现深褐色。他的头还有他的胳膊和腿上以及身体的大部分都覆盖着又粗又长的毛发。他手指纤细但却十分有力，看上去像猴子的爪子。他的前额很低，下颌很像拿牙齿做刀叉的